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九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四十六

姚崇　宋璟

姚崇本名元崇陝州硤石人也父善懿貞觀中任嶲州都督元崇為孝敬挽郎應下筆成章舉授濮州司倉五遷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州兵機填委元崇剖

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竒之超遷夏官侍郎又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歴初則天謂侍臣曰往者周興來俊臣等推勘詔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不以為疑即可其奏近日周興來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以前就戮者不有寃濫耶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

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揺被問者若翻又懼遭其毒手將軍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頼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鋤兇豎朝廷乂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内外官吏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推問若後有徵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則天大悦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説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銀千兩以賜元崇時突厥叱利元崇搆逆則

天不欲元崇與之同名乃改為元之俄遷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長安四年元之以母老表請解職侍養言甚哀切則天難違其意拜相王府長史罷知政事俾獲其養其月又令元之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則天深然其言改為春官尚書是時張易之請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苦訴元之斷停易之屢以為言元之終不納由是為易之所譖改為司僕

卿知政事如故使充靈武道大揔管神龍元年張柬之桓彦範等謀誅易之兄弟適會元之自軍還都遂預謀以功封梁縣侯賜實封二百戸則天移居上陽宫中宗率百官就閤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躍稱慶元之獨嗚咽流涕彦範柬之謂元之曰今日豈是啼泣時恐公禍從此始元之曰事則天歲久乍此辭違情發於衷非忍所得昨預公誅兇逆者是臣子之常道豈敢言功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縁此獲罪實所甘心無幾

出為亳州刺史轉常州刺史睿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尋遷中書令時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預朝政宋王成器為閑廐使岐王範薛王業皆掌禁兵外議以為不便元之同侍中宋璟密奏請令公主往就東都出成器等諸王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以告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乃上疏以元之璟等離間兄弟請加罪乃貶元之為申州刺史再轉揚州長史淮南按察使為政簡肅人吏立碑紀德俄除同州刺史先天二年

玄宗講武在新豐驛召元之代郭元振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復遷紫微令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進封梁國公固辭實封乃停其舊封特賜新封一百戸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戸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

妄度姦人令壞正法上納其言令有司隱括僧徒以偽濫還俗者萬二千餘人開元四年山東蝗蟲大起崇奏曰毛詩云秉彼蟊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蝗蜮以及蟊賊此並除蝗之義也蟲既解畏人易為驅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護必不辭勞蝗既解飛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時山東百姓皆燒香禮拜設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自古有討除不得者祇是人不用命但使齊

心戮力必是可除乃遣御史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脩德劉聰時除既不得為害更深仍拒御史不肯應命崇大怒牒報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飢饉將何自安幸勿遲迴自招悔恡若水乃行焚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勝紀時朝廷喧議皆以驅蝗為不便上聞之復以問崇崇曰庸

儒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適權者昔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小忍不除致使苗稼總盡人至相食後秦時有蝗禾稼及草木俱盡牛馬至相噉毛今山東蝗蟲所在流滿仍極繁息實所稀聞河北河南無多貯積儻不收穫豈免流離事繫安危不可膠柱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陛下好生惡殺此事請不煩出勑乞容臣出牒處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並請削除上許之黄門監盧懐愼謂崇曰蝗是天災

豈可制以人事外議咸以為非又殺蟲太多有傷和氣
今猶可復請公思之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殺
虵其福乃降趙宣至賢也恨用其犬孔子將聖也不愛
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蝗蟲極盛驅除可得若
其縱食所在皆空山東百姓豈宜餓殺此事崇已面經
奏定訖請公勿復為言若救人殺蟲因緣致禍崇請獨
受義不仰關懷愼既庶事曲從竟亦不敢逆崇之意蝗
因此亦漸止息是時上初即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

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然縱其子光禄少卿彜宗正少卿异廣引賓客受納餽遺由是為時所譏時有中書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受蕃人珍遺事發上親加鞫問下獄處死崇詰奏其罪復營救之上由是不悦其冬曲赦京城敕文時標誨名令決杖一百配流嶺南崇自是憂懼頻面陳避相位薦宋璟自代俄授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居月餘玄宗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壊上召

宋璟蘇頲問其故璟等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行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東都上又名崇問曰朕臨發京邑太廟無故崩壞恐神靈誡以東行不便耶崇對曰太廟殿本是苻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廟國家又因隋氏舊制歲月滋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既久來枯木合將摧折偶與行期相會不是緣行乃崩且四海為家兩京相接陛下以關中不甚

豐熟轉運又有勞費所以為人行幸豈是無事煩勞東都百司已作供擬不可失信於天下以臣愚見舊廟既朽爛不堪修理望移神主於太極殿安置更改造新廟以申誠敬車駕依前經發上曰卿言正合朕意賜絹二百匹令所司奉七廟神主於太極殿改新廟車駕乃幸東都因令崇五日一參仍入閤供奉甚承恩遇後又除太子少保以疾不拜九年薨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其分仍為遺

令以誡子孫其畧曰古人云富貴者人之怨也貴則神忌其滿人惡其上富則鬼瞰其室虜利其財自開闢已來書籍所載德薄任重而能壽考無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廣之輩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竊榮寵位逾高而益懼恩彌厚而增憂往在中書遘疾虛憊雖終匪懈而諸書多闕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竟蒙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俛仰

之間已為陳迹誠哉此言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覆䕃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唯自玷乃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嗤毀莊田水碾既衆有之遞相推倚或致荒廢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以預為定分將以絶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歎服昔孔子亞聖母墓毀而不修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葬昔楊震趙咨盧植張奐皆當代英達通識今古咸有遺言屬以薄葬或濯衣時服或單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貴於速朽子孫皆

遵成命迄今以為美談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於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為忠孝以儉薄為慳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誚可為痛哉可為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何煩厚葬使傷素業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復何用違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資吾身亡後可殮以常服四時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愛冠衣必不得將入棺墓紫衣玉帶足便於身念爾等勿復違之且神道惡奢冥塗尚質若違吾處分使吾

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今之佛經羅什所
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屠於永貴里傾竭府
庫廣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又齊跨山東周
據關右周則多除佛法而修繕兵威齊則廣置僧徒而
依憑佛力及至交戰齊氏滅亡國既不存寺復何有修
福之報何其蔑如梁武帝以萬乘為奴胡太后以六宮
入道豈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國破家近日孝和皇帝發
使贖生傾國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張夫人

等皆度人造寺竟術彌街咸不免受戮破家為天下所
笑經云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刀尋段段壞火
坑變成池比求緣精進得富貴長命者為誰生前易知
尚覺無應身後難究誰見有徵且五帝之時父不葬子
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壽無夭橫也三王之代國祚延長
人用休息其人臣則彭祖老聃之類皆享遐齡當此之
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齋施佛之功耶宋書
西域傳有名僧為白黑論理證明白足解沉疑宜觀而

行之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仍將喻品用為實録抄經寫像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恡可謂大惑也亦有縁亾人造像名為追福方便之教雖則多端功徳須自發心旁助寧應獲報遞相欺誑浸成風俗損耗生人無益亾者假有通才達識亦為時俗所拘如來普慈意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來不

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爲夫釋迦之本法爲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爲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若隨齋須布施宜以吾緣身衣物充不得輒用餘財爲無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道士者本以玄牝爲宗初無趨競之教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爲業敬尋老君之說亦無過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彌遠汝等勿拘

鄙俗輒出於家汝等身没之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云
十七年重贈崇太子太保崇長子彞開元初光禄少卿
次子异坊州刺史少子弈少而修謹開元末為禮部侍
郎尚書右丞天寶元年右相牛仙客薨彞男閎為侍御
史仙客判官見仙客疾亟逼為仙客表請以弈及兵部
侍郎盧奐為宰相代巳其妻因中使奏之玄宗聞而怒
之閎決死弈出為永陽太守奐為臨淄太守玄孫合登
進士第授武功尉遷監察御史位終給事中

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馬後魏吏部尚書弁
七代孫也父玄撫以璟貴贈邢州刺史璟少耿介有大
節博學工於文翰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
色則天甚重之長安中倖臣張易之誣搆御史大夫魏
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之說將入於
御前對覆惶惑迫懼璟謂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
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
不測吾必叩閤救子將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

舉也詵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璟尋遷左
御史臺中丞張易之與弟昌宗縱恣益橫傾朝附之昌
宗私引相工李弘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為飛書所告
璟廷奏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奏聞不可加
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情在難恕且謀反大逆無容
首免請勅就御史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
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
天不悅內史楊再思恐忤旨遽宣勅令璟出璟曰天顏

咫尺親奉徳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稍觧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加鞫問俄有特勅原之仍令易之等詣璟辭謝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則法無私也璟嘗侍宴朝堂時易之兄弟皆為列卿位三品璟本階六品在下座易之素畏璟妄恱其意虚位揖璟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璟曰才劣品卑張卿以為第一人何也當時朝列皆以二張内寵不名官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天官侍郎鄭善果謂璟曰中丞柰何呼五

郎為卿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若以親故當為張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鄭善果一何懦哉其剛正皆此類也自是易之等常欲因事傷之則天察其情竟以獲免神龍元年遷吏部侍郎中宗嘉璟正直仍令兼諫議大夫内供奉仗下後言朝廷得失尋拜黄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嘗請託於璟璟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王獨不見産禄之事乎俄有京兆人韋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宫掖

將為禍患之漸三思諷有司奏月將大逆不道中宗特
令誅之璟執奏請按除罪狀然後申明典憲月將竟免
極刑配流嶺南而死中宗幸西京令璟權檢校并州長
史未行又帶本官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
姓飢餒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賦璟又拒而不
與由是為三思所擠又歷杭相二州刺史在官清嚴人
吏莫有犯者中宗晏駕拜洛州長史睿宗踐祚遷吏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宮又兼右庶子加銀

青光祿大夫先是外戚及諸公主干預朝政請託滋甚
崔湜鄭愔相次典選為權門所制九流失敘預用兩年
員闕注擬不足更置比冬選人大為士庶所歎至是璟
與侍郎李乂盧從愿等大革前弊取舍平允銓綜有敘
時太平公主謀不利於玄宗嘗於光範門內乘輦伺執
政以諷之衆皆失色璟昌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
宗廟社稷之主安得有異議乃與姚崇同奏請令公主
就東都玄宗懼抗表請加罪於璟等乃貶璟為楚州刺

史無幾歴魏兖冀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尋拜國子祭酒兼東都留守歲餘轉京兆尹復拜御史大夫坐事出為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仍為五府經畧使廣州舊族皆以竹茅為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懐惠立頌以紀其政開元初徵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尚書兼黄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為侍中累封廣平郡公其秋駕幸東都次永寧之崤谷馳道隘狹車騎停擁河南尹

李朝隱知頓使王怡並失於部伍上令黜其官爵璟入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一以埶隘致罪二臣竊恐將來人受艱弊於是遽令捨之璟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由於下請且使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上深善之俄又令璟與中書侍郎蘇頲為皇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號璟等奏曰王子將封三十餘國周之麟趾漢之犬牙彼何足云於斯為盛竊以郯郯王等傍有古邑字臣等以類

推擇謹件三十國名又王子先有名者皆上有嗣字又
公主邑號亦選擇三十美名皆文不害意言足定體又
令臣等別撰一佳名及一美邑號者七子均養百王至
仁今若同等別封或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
天地之中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慎夫人之席文帝竟納
之慎夫人亦不以為嫌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故同進
更不別封上彰覆載無偏之徳上稱歎之七年開府儀
同三司王晈卒及將葬墳晈子駙馬都尉守一請同昭

成皇后父竇孝諶故事其墳高五丈一尺璟及蘇頲請
一依體式上初從之翼日又令準孝諶舊例璟等上言
曰夫儉徳之共侈惡之大高墳乃昔賢所誡厚葬實君
子所非古者墓而不墳蓋此道也凡人子於哀送之際
則不以禮制為思故周孔設齊斬緦免之差衣衾棺槨
之度賢者俯就私懐不果且蒼梧之野驪山之徒善惡
分區圖史所載衆人皆務奢靡而獨能革之斯所謂至
孝要道也中宫若以為言則此理固可敦諭在外或云

賓太尉墳甚高取則不遠者縱令往日無極言其事偶
行令出一時故非常式又貞觀中文德皇后嫁所生女
長樂公主奏請儀注加於長公主魏徵諫云皇帝之姑
姊為長公主皇帝之女為公主既有長字合高於公主
若加於長公主事甚不可引漢明故事云羣臣欲封皇
子為王帝曰朕子豈敢與先帝子等時太宗嘉納之文
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謝於徵此則乾坤輔佐之間綽有
餘裕豈若韋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酆陵禍不旋踵為

天下笑則犯顏逆耳阿意順旨不可同日而言也況令之所載預作紀綱情既無窮故為之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頃謂金科玉條蓋以此也比來蕃夷等輩及城市閒人遞以奢靡相高不將禮儀為意今以后父之寵開府之榮金穴玉衣之資不憂少物高墳大寢之役不畏無人百事皆出於官一朝亦可以就而臣等區區不已以閒諒欲成朝廷之政崇國母之德化浹寰區聲光竹素儻中宮情不可奪陛下不能苦違即準

一品合陪陵葬者墳高三丈已上四丈已下降勑將同
陪陵之例即極是高下得宜上謂璟等曰朕每事常欲
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
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
揚我史策乃遣使賚綵絹四百匹分賜之先是朝集使
每至春將還多有改轉率以為常璟奏請一切勒還絶
其僥求之路又禁斷惡錢發使分道檢括銷毀之頗招
士庶所怨俄授璟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明年京兆

人權梁山搆逆伏誅制河南尹王怡馳傳往長安窮其枝黨怡禁繫極衆久之未能決斷乃詔璟兼京兆留守并按覆其獄璟至惟罪元謀數人其餘縁梁山詐稱婚禮因假借得罪及脅從者盡奏原之十二年駕又東巡璟復為留守上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令將巡洛邑為別歷時所有嘉謀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絹等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其見重如此俄又兼吏部尚書

十七年遷尚書右丞相與張説源乾曜同日拜官勑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會百寮玄宗賦詩褒述自寫與之二十年以年老上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昔聞其語今驗諸身况且兼之何能為也臣自拔跡幽介欽屬盛明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復以久承驅策歷忝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使再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封本郡所更中外已忝彝章逮居端揆左叨名職何者丞相官師之

長任重昔時愚臣衰朽之餘用慙他日位則逾盛人則
浸微盡知其然何居而可須僶俛從政蒼黄不言實懷
覆載之德冀竭涓塵之効今積羸成憊沉錮莫瘳耳目
更昏手足多廢顧惟殞越寧遂宿心安可以苟徇大名
仍尸重禄且留章綬不上闕庭儀刑此乖禮法何設伏
惟陛下審能以授為官而擇察臣之懇詞矜臣之不逮
使罷歸私第養疾衡門上弭官謗下知死所則歸全之
望獲在愚臣養老之恩成於聖代日暮途遠天高聽卑

瞻望軒墀伏深感戀謹奉表陳乞以聞手勑許之仍令全給禄俸璟乃退歸東都私第屏絶人事以就醫藥二十二年駕幸東都璟於路左迎謁上遣榮王親勞問之自是頻遣使送藥餌二十五年薨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曰文貞子昇天寶初太僕少卿次尚漢東太守次渾與右相李林甫善引為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次恕都官郎中劍南採訪判官依倚權勢頗為貪暴渾在平原重徵一年庸調作東畿採訪使又使

河南尉楊朝宗影娶妻鄭氏鄭氏即薛稷外孫姊為宗婦孀居有色渾有妻使朝宗聘而渾納之奏朝宗為赤尉恕在劍南有雒縣令崔珪恕之表兄妻美恕誘而私之而貶珪官又養刺客李晏至九載並為人所發贓私各數萬貫林甫奏稱璟子渾就東京臺推恕就本使劍南推皆有實狀渾流嶺南高要郡恕流海康郡尚其載又為人訟其贓貶臨海長史其子華衡居官皆坐贓相次流貶其後渾會赦量移至東陽郡下請託過求及役

使人吏求其資課人不堪其弊訟之配流潯江郡然兄
弟盡善飲謔俳優雜戲衡最麄險廣平之風教無復存
矣廣德後渾除太子諭德為物議薄之乃留寓於江嶺
卒
史臣曰履艱危則易見良臣處平定則難彰賢相故房
杜預創業之功不可儔匹而姚宋經武韋二后政亂刑
淫頗涉履於中克全聲跡抑無愧焉
贊曰姚宋入用刑政多端為政匪易防刑益難諫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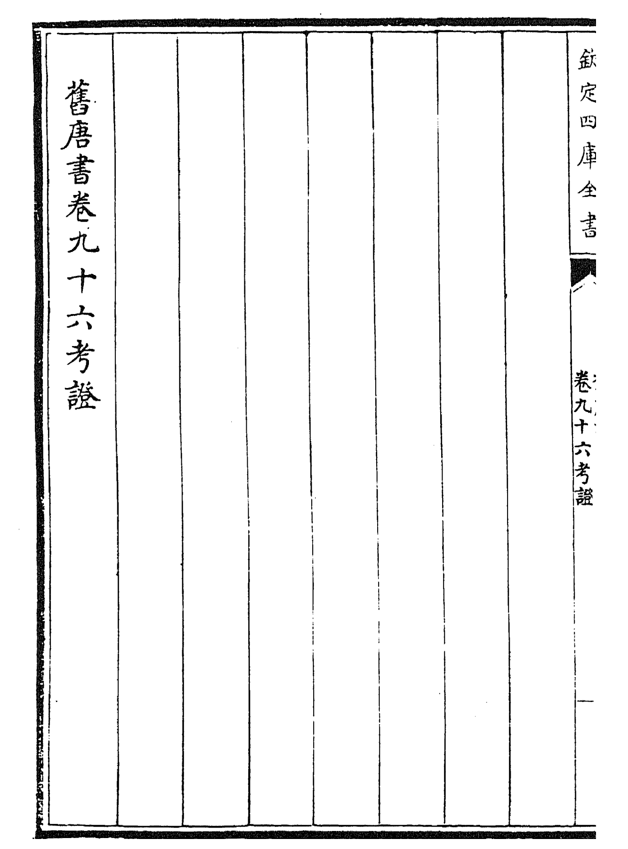
猛施張用寛不有其道將何以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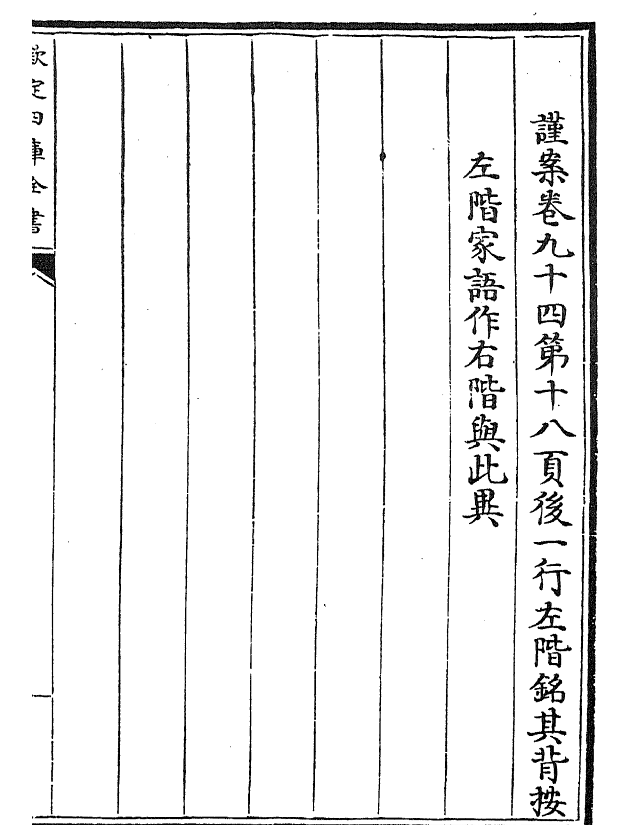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九十六

舊唐書卷九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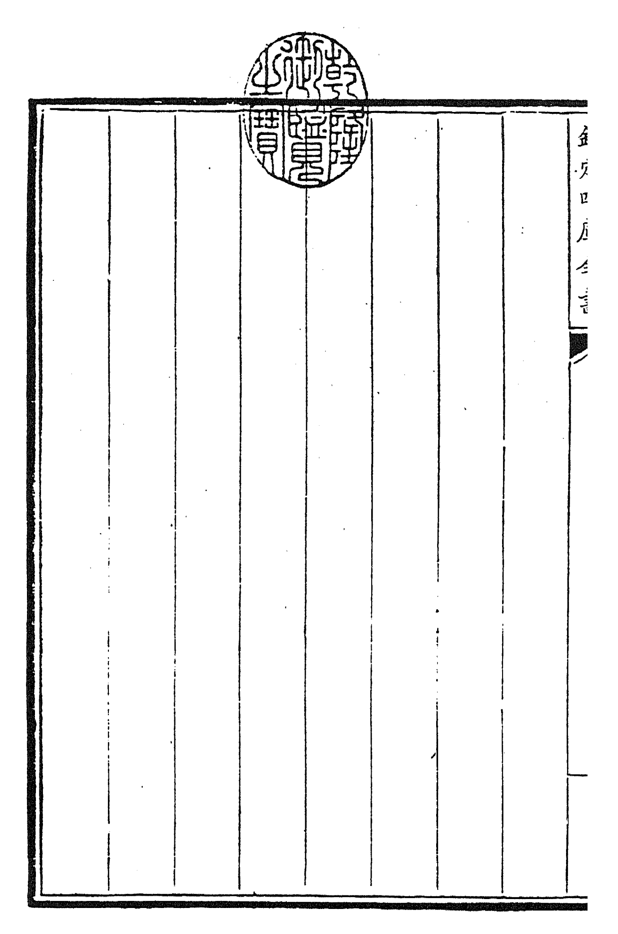
姚崇傳○臣德潛按崇上陳十事使玄宗力行此生平大節而傳中不及新書詳之此足補舊書之闕

宋璟傳内史楊再思恐忤旨遽宣勑令璟出○新書作姚璹通鑑綱目俱再思


舊唐書卷九十六考證



謹案卷九十四第十八頁後一行左階銘其背按左階家語作右階與此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朱麟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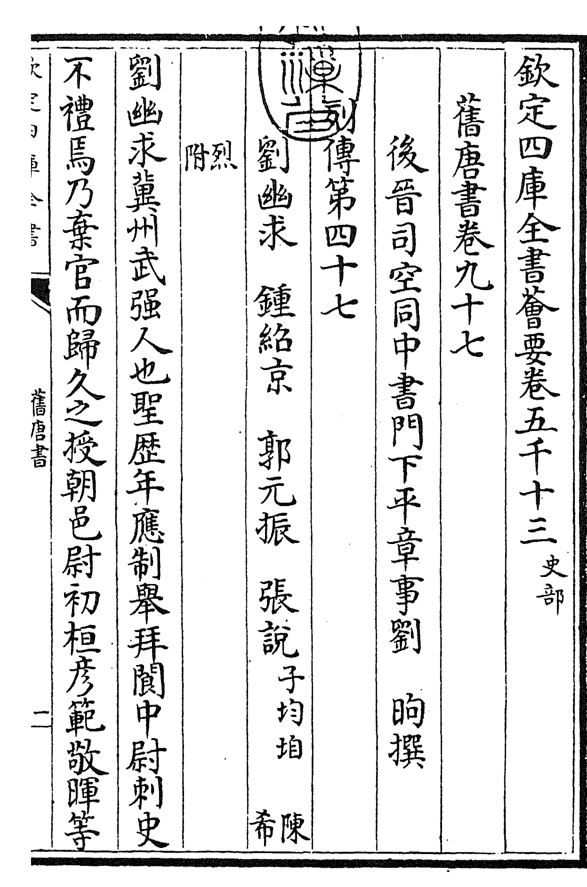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九十七 九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十三 史部

舊唐書卷九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傳第四十七

劉幽求 鍾紹京 郭元振 張説 子均 垍 陳希烈附

劉幽求兾州武強人也聖歷年應制舉拜閬中尉刺史不禮焉乃棄官而歸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彥範敬暉等

雖誅張易之兄弟竟不殺武三思幽求謂桓敬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恐噬臍無及桓敬等不從其言後果為三思誣構死于嶺外及韋庶人將行篡逆幽求與玄宗潛謀誅之乃與苑總監鍾紹京長上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暕等夜從入禁中討平之是夜所下制勑百餘道皆出于幽求以功擢拜中書舍人令參知機務賜爵中山縣男食實封二百戶異日又授其二子五品官祖父俱追贈刺史睿宗即位加

銀青光禄大夫行尚書右丞仍舊知政事進封徐國公加實封通前五百户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宅一區地十頃馬四匹加以金銀雜器景雲二年遷户部尚書罷知政事月餘轉吏部尚書擢拜侍中降璽書曰項者王室不造中宗厭代外戚專政姦臣擅國將傾社稷幾遷龜鼎朕躬與王公皆將及于禍難卿見危思奮在變能通翊贊儲君協和義士殄殲元惡放殛凶徒我國家之復存緊兹是賴厥庸甚茂朕用嘉焉故委卿以衡軸胙

卿以茅土然征賦未廣寵賜猶輕昔西漢行封吏擇多户東京定賞復增大邑故加賜卿實封二百户兼舊七百户使夫髙岍為谷長河如帶子子孫孫傳國無絶又以卿忘軀殉難宜有恩榮故特免卿十死罪並書諸金鐵俾傳于後卿其保兹功業永作國楨可不美與先天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幽求初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實懐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

於言色湜又託附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幽求乃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請以羽林兵誅之乃令暐密奏玄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崔羲俱是太平公主進用見作方計其事不輕殿下若不早謀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請急殺此賊劉幽求已共臣作定謀計訖願以身正此事赴死如歸臣既職典禁兵若奉殿下命當即除翦上深以為然暐又洩其謀于侍御史鄧光賓玄宗大懼遽列上其狀睿

宗下幽求等詔獄令法官推鞫之法官奏幽求等以踈
間親罪當死玄宗屢救獲免乃流幽求于封州暐于峯
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下詔曰劉幽求風雲玄
感川嶽粹靈學綜九流文窮三變義以臨事精能貫日
忠以成謀用若投水茂勲立艱難之際嘉話盈啟沃之
初存讜直以不顧為姦邪之所忌釁萌頗露譖端潛發
元宰見逐讒人孔多既殄羣兇方宣大化期問政于經
始載登賢于夢卜可依舊金紫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

射知軍國事監脩國史上柱國徐國公仍依舊還封七百户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乃授幽求尚書左丞相兼黄門監未幾除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鬱怏于散職兼有怨言貶授睦州刺史削其實封六百户歳餘稍遷杭州刺史三年轉桂陽郡刺史在道憤恚而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獻配享睿宗廟庭建中三年重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贑人也初為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牓皆紹京所題景龍中為苑總監玄宗之誅韋氏紹京夜中帥戶奴及丁夫以從及事成其夜拜紹京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參知機務翼日進拜中書令加光祿大夫封越國公賜實封五百戶賜物二千段馬十匹紹京既當朝用事恣情賞罰甚為時人所惡俄又抗疏讓官睿宗納薛稷之言乃轉為戶部尚書出為蜀州刺史玄宗即位復召

拜戶部尚書遷太子詹事時姚崇素惡紹京之為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綿州刺史及坐事累貶琰川尉盡削其階爵及實封俄又歷遷溫州別駕開元十五年入朝因垂泣奏曰陛下豈不記疇昔之事耶何忍棄臣荒外永不見闕庭且當時立功之人今並亡歿唯臣衰老獨在陛下豈不垂愍耶玄宗為之惘然即日拜銀青光祿大夫右諭德久之轉少詹事年八十餘卒紹京雅好書畫古跡聚二王及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建中元

年重贈太子太傅
郭元振魏州貴鄉人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前後掠賣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時吐蕃請和乃授元振右武衛鎧曹充使聘于吐蕃吐蕃大將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元振隂察其事宜元振還上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難消息者唯吐蕃與默啜耳今吐蕃請和默啜受命是將大利于中國也

若圖之不審則害必隨之今欽陵欲分裂十姓去四鎮兵此誠動静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塞其善意恐邊患之起必甚于前若以鎮不可抜兵不可抽則宜為計以緩之藉事以誘之使彼和望未絶則其惡意亦不得頓生且四鎮之患遠甘涼之患近取舍之計實宜深圖今國之外患者十姓四鎮是也内患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之人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用竭矣脱甘涼有不虞豈堪廣調發耶夫善為國者當先料内以敵外不

貪外以害內然後夷夏晏安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諸部接畍懼漢侵竊故有是請此則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比為漢患實在茲輩斯亦國家之要者今宜報欽陵云國家非恡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要分蕃國之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于蕃力强易為東擾必實無東侵意則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亦還吐蕃如此則足塞欽陵之口而事未全絶也如欽陵小有乖則曲在彼矣又西邊諸國欵附

歲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實遙有分裂亦恐傷彼諸國之意非制馭之長筭也則天從之又上言曰臣揣吐蕃百姓倦徭戍久矣咸願早和其大將論欽陵欲分四鎮境統兵專制故不欲歸款若國家每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醜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則天甚然之自是數年間吐蕃君臣果相猜貳因誅大將論

欽陵其弟贊婆及兄子莽布支並來降則天仍令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以接之後吐蕃將麴莽布支率兵入寇涼州都督唐休璟勒兵破之元振參預其謀以功拜主客郎中大足元年遷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先是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虜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

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其水陸之利舊涼州粟斛售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乃至一匹絹粟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風神偉壯而善于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兼檢校安西大都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强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于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甞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

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弔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因遣使進馬五十匹及方物制以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先是娑葛與阿史那闕啜忠節不和屢相侵掠闕啜兵衆寡弱漸不能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朝宿衛移其部落入于瓜沙等州安置制從之闕啜行至

播仙城與經畧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相遇以悌謂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下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唯官資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貺二公請留不行仍發安西兵并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徵甲馬以助軍用既得報讎又得存其部落如此與入朝受制于人豈復同也闕啜然其言便

勒兵攻陷于闐坎城獲金寶及生口遣人間道納賂于宗紀元振聞其謀遽上疏曰往者吐蕃所爭唯論十姓四鎮國家不能捨與所以不得通和今吐蕃不相擾者不是顧國家和信不來直是其國中諸豪及泥婆羅門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躬往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兼以人畜疲癘財力困窮人事天時俱未稱愜所以屈志且共漢和非是本心能忘情于十姓四鎮也如國力殷足之後則必爭

小事方便絕和縱其醜徒來相吞擾此必然之計也今忠節乃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為吐蕃作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啟頃緣黠戛憑陵所應處兼四鎮兵士歲久貧羸其勢未能得為忠節經畧非是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別求吐蕃吐蕃得志忠節則在其掌握若為復得事漢往年吐蕃于國非有恩有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之後或請分于闐疎勒不知欲以何理抑之又其國中諸蠻及婆羅門等國

見今擕背怨請漢兵助其除討亦不知欲以何詞拒之
是以古之賢人皆不願夷狄妄恵非是不欲其力懼後
求請無厭益生中國之事故臣愚以為用吐蕃之力實
為非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不以獻等並可汗子孫來
即可以招脅十姓但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俀子并斛瑟
羅及懐道豈不俱是可汗子孫往四鎮以他匐十姓不
安請册元慶為可汗竟不能招脅得十姓却令元慶没
賊四鎮盡淪頃年忠節請斛瑟羅及懐道俱為可汗亦

不能招脅得十姓却遣碎葉數年被圍兵士飢餒又吐蕃頃年亦冊俀子及僕羅并拔布相次為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磨滅何則此等子孫非有恵下之才恩義素絶故人心不歸來者既不能招擕唯與四鎮却生瘡痏則知冊可汗子孫亦未獲招脅十姓之算也今料獻之恩義又隔遠于其父兄向來既未樹立威恩亦何由即遣人心懸附若自舉兵力勢能取則可招脅十姓不必要須得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稅

甲税馬以充軍用者但往年虔瓘已曽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税甲税馬臣在疏勒其訪不聞得一甲入軍拔汗那胡不勝侵擾南勾吐蕃即將俀子重擾四鎮又虔瓘往入之際拔汗那四面無賊可勾恣意侵呑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俀子為蔽令此有娑葛强寇知虔瓘等西行必請相救胡人則内堅城壘突厥則外伺邀遮必知虔瓘等不能更如往年得恣其呑噬内外受敵自陷危道徒與賊結隙令四鎮不安臣愚揣之亦為非計疏奏

不省楚客等既受闕啜之賂乃建議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持璽書便報元振除牛師奬為安西副都護便領甘涼已西募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進馬使娑臘知楚客計馳還報娑葛娑葛是日發兵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疎勒時元振在疎勒于河口柵不敢動闕啜在計舒河口候見嘉賓娑葛兵掩至生擒闕啜殺嘉賓等呂守素至僻城亦見害又殺牛師奬

于火燒城乃陷安西四鎮路絶楚客又奏請周以悌代
元振統衆徵元振將陷之使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
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曰與漢本來無惡只
讎于闕啜而宗尚書取闕啜金枉擬破奴部落馮中丞
牛都護相次而來奴等豈坐受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
亂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狀
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奏其狀
以悌竟得罪流于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

為十四姓可汗元振奏稱西土未寧事資安撫逗遛不敢歸京師會楚客等被誅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加銀青光禄大夫景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宋璟為吏部尚書無幾轉兵部尚書封館陶縣男時元振父愛年老在鄉就拜濟州刺史仍聽致仕其冬與韋安石張說等俱罷知政事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為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蕭至忠竇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

發羽林兵誅之睿宗登承天門元振躬率兵侍衛之事定論功進封代國公食實封四百户賜物一千段又令兼御史大夫持節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玄宗于驪山講武坐軍容不整坐于纛下將斬以徇劉幽求張説于馬前諫曰元振有翊賛大功雖有罪當從原宥乃赦之流于新州尋又思其舊功起為饒州司馬元振自恃功勲怏怏不得志道病卒開元十年追贈太子少保有文集二十卷

張說字道濟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陽弱冠應詔舉對策乙第授太子校書累轉右補闕預修三教珠英久視年則天幸三陽宮自夏涉秋不時還都說上疏諫曰陛下屯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請為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給連雨彌旬即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

並在都邑紅粟利䆊蕰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𠜂戟示人鐏柄臣竊為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誡無行所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宮城褊小萬方輻湊填城溢郭併錘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惸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池亭奇巧誘掖上心削巒起觀堨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

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云人亦勞止汔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所出入往來雜人甚多外無牆垣扃禁內有榛藂谿谷猛獸所伏暴慝是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窓乘嶮巇卒然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雖萬全無疑然人主之動不宜易也易曰思患預防願陛下為萬姓持重此不可止之理四也今國家北有胡寇覦邊南有蠻獠騷徼闗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

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唯億萬年蒼蒼群生莫不幸甚臣自度芻議十不一從何者沮盤遊之娛間林沚之玩規遠圖而替近適要後利而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戾貴臣之意然臣血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願負陛下言責之職耳輕觸天威伏地待罪

疏奏不省長安初修三教珠英畢遷右史內供奉兼知考功貢舉事擢拜鳳閣舍人時臨臺監張易之與其弟

昌宗構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稱其謀反引説令證其事說至御前揚言元忠實不反此是易之誣構耳元忠由是免誅説坐忤旨配流欽州在嶺外歲餘中宗即位召拜兵部員外郎累轉工部侍郎景龍中丁母憂去職起復授黄門侍郎累表固辭言甚切至優詔方許之是時風教類紊多以起復為榮而説固節懇辭竟終其喪制大為識者所稱服終復為工部侍郎俄拜兵部侍郎加弘文館學士睿宗即位遷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景雲

元年秋譙王重福于東都構逆而死留守捕繫枝黨數
百人考訊結構之狀經時不決睿宗令説往按其獄一
宿捕獲重福謀主張靈均鄭愔等盡得其情狀自餘枉
被繫禁者一切釋放睿宗勞之曰知卿按此獄不枉良
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如此玄宗在東宮説與
國子司業褚旡量俱為侍讀深見親敬明年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是歲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者
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為朕備之左右相顧莫

能對說進曰此是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
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覦路絶災難不生睿宗
大悅即日下制皇太子監國明年又制皇太子即帝位
俄而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為宰相以說為不附
己轉為尚書左丞罷知政事仍令往東都留司說既知
太平等陰懷異計乃因使獻佩刀于玄宗請先事討之
玄宗深嘉納焉及至忠等伏誅徵拜中書令封燕國公
賜實封二百户其冬改易官名拜紫微令自則天末年

季冬為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禮自是此戲乃絕俄而為姚崇所構出為相州刺史仍充河北道

按察使俄又坐事左轉岳州刺史仍停所食實封三百
户遷右羽林将軍兼檢校幽州都督開元七年檢校并
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攝御史大夫兼修國
史仍賫史本隨軍修撰八年秋朔方大使王晙誅河曲
降虜阿布思等千餘人時并州大同横野等軍有九姓
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說率輕騎二十人持旌
節直詣其部落宿于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
以為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

肉非黄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是吾効死之秋也于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九年四月胡賊康待賓率衆反據長泉縣自稱葉護攻陷蘭池等六州詔王晙率兵討之仍令說相知經畧時叛胡與党項連結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糧說統馬步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胡及党項自相殺阻夜胡乃西遁入鐵建山餘黨潰散說招集党項復其居業副使史獻請因此誅党項絶其翻動之計說曰先王之道

推亡固存如盡誅之是逆天道也因奏置麟州以安置
党項餘燼其年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依舊
修國史明年又勑說為朔方軍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
置兵馬時有康待賓餘黨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自立
為可汗舉兵反謀掠監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兵討擒
之并獲其家屬于木盤山送都斬之其黨悉平獲男女
三千餘人于是移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配許汝唐
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說以討賊功復

賜實封二百户先是縁邊鎮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强寇不假師衆奏罷二十餘萬勒還營農𤣥宗頗以為疑說奏曰臣久在疆埸具悉邊事軍將但欲自衛及雜使營私若禦敵制勝不在多擁閑冗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闔門百口為保以陛下之明四夷畏伏必不慮減兵而招冦也上乃從之時當番衛士浸以貧弱逃亡畧盡說又建策請一切召募强壯令其宿衛不簡色役優為條例逋逃者必争來應募上從之旬日得

精兵一十三萬人分繫諸衛更番上下以實京師其後
彍騎是也是歲玄宗將還京而便幸并州説進言曰太
原是國家王業所起陛下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紀德
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東有漢武脽上后土
之祀此禮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墜典以為
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也上從其言及祀后土禮畢
説代張嘉貞為中書令夏四月玄宗親為詔曰動惟直
道累聞獻替之誠言則不諛自得謀猷之體政令必俟

其增損圖書又籍其刋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考中上
說又首建封禪之議十三年受詔與右散騎常侍徐堅
太常少卿韋縚等撰東封儀注舊儀不便者說多所裁
正語在禮志玄宗尋名說及禮官學士等賜宴于集仙
殿謂說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于此宜改名為集賢殿
因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授說集賢院學士
知院事及將東封授說為右丞相兼中書令源乾曜為
左丞相兼侍中盖勒成岱宗以明宰相佐成王化也說

又撰封禪壇頌以紀聖德初源乾曜本意不欲封禪而說因贊其事由是頗不相平及登山說引所親攝供奉官及主事等從升加階超入五品其餘官多不得上又行從兵士惟加勲不得賜物由是頗為内外所怨先是御史中丞宇文融獻策請括天下逃户及籍外剩田置十道勸農使分往檢察說嫌其擾人不使數建議違之及東封還融又密奏分吏部置十銓融與禮部尚書蘇頲等分掌選事融等每有奏請皆為說所抑由是銓綜

失敘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李林甫奏彈說引術士夜解及受贓等狀勑宰臣源乾曜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胡珪御史大夫崔隱甫就尚書省鞫問說凡左庶子光諂朝堂割耳稱冤時中書主事張觀左衛長史范堯臣並依倚說勢詐假納賂又私度僧王慶則往來與說占卜吉凶為隱甫等所鞫伏罪說經兩宿玄宗使中官高力士視之迴奏說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罰憂懼之甚玄宗憫之力士奏曰說曾為侍

讀又于國有功玄宗然其奏由是停兼中書令覲及慶
則决杖而死連坐遷貶者十餘人隱甫及融等恐說復
用爲己患又密奏毁之明年詔說致仕仍令在家修史
初說爲相時玄宗意欲討吐蕃說密奏許其通和以息
邊境玄宗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㚟死說因獲嶲州鬬
羊上表獻之以申諷諭其表臣聞勇士冠雞武夫戴鶡
推情舉類獲此鬭羊遠生越嶲蓄性剛决敵不避强戰
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于六郡

求猛士于四方鳥不遁才獸不藏伎如蒙劾奇靈圃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氣前躑躅以奮擊趹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敢殺見而衝冠鷙狠聞而擊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鬭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馬臣緣損足未堪履地謹遣男詰金明門奉進玄宗深悟其意賜絹及雜綵一千匹十七年復拜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尋代源乾曜為尚書左丞

相視事之日上勑所司供帳設音樂内出酒食御製詩一篇以敘其事尋以修謁陵儀注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時長子均為中書舍人次子垍尚寧親公主拜駙馬都尉又特授說兄慶王傅光為銀青光祿大夫當時榮寵莫與為比十八年遇疾𤣥宗每日令中使問疾并手寫藥方賜之十二月薨時年六十四上惛惻久之遽于光順門舉哀因罷十九年元正朝會詔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

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冕垂黼藻于當今徽策寵章播芳猷于後葉故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上柱國燕國公張説辰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沖粹妙有釋其至賾挹而莫測仰之彌高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天下之動昔侍春誦綢繆歲華含春容之聲叩而盡應藴泉源之智啓而斯沃授命輿國則天衢以通濟用和民則朝政唯允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為萬方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

邁德振仁不臻于中壽之福於嗟不憖旣喪斯文宣室
餘談洽然在耳王殿遺草宛留其蹟言念忠賢良深震
悼是使當宁撫几臨樂徹懸罷稱觴之儀遵往䘏之禮
可贈太師賜物五百段始玄宗在東宮說巳蒙禮遇及
太平用事儲位頗危說獨排其黨請太子監國深謀密
畫竟清內難遂為開元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
任凡三十年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
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尤長于碑文墓誌當代

無能及者喜延納後進善用已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其封泰山祠脽上謁五陵開集賢修太宗之政皆說為倡首而又敦氣義重然諾于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時中書舍人徐堅自負文學常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嘗謂朝列曰此輩于國家何益如此虚費將建議罷之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者今麗正

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堅說既遭訕鑠罷知政事專集賢文史之任每軍國大事帝遣中使先問其可否說嘗自製其父贈丹州刺史隲碑文玄宗聞之而御書其碑額賜之曰嗚呼積善之墓有文集三十卷太常謚議曰文貞左司郎中陽伯誠駁議以為不稱工部侍郎張九齡立議請依太常為定紛紜未決玄宗為說自製神道碑文御筆賜謚曰文貞繇是

方定均堉皆能文說在中書兄弟已掌綸翰之任居父憂服闋均除户部侍郎轉兵部二十六年坐累貶饒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徵復為户部侍郎九載遷刑部尚書自以才名當為宰輔常為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附權臣陳希烈期于必取既而楊國忠用事心頗惡之罷希烈知政事引文部侍郎韋見素代之仍以均為大理卿均大失望意常鬱鬱禄山之亂受偽命為中書令掌賊樞衡李峴呂諲條疏陷賊官均當大辟肅宗于說

有舊恩特免死長流合浦郡垍以主壻玄宗特深恩寵許于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甞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垍曰此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也天寶中玄宗嘗幸垍內宅謂垍曰希烈累辭機務朕擇其代者孰可垍錯愕未對帝即曰無踰吾愛壻矣垍降階陳謝楊國忠聞而惡之及希烈罷相舉韋見素代相垍深觖望天寶十三年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入朝時祿山立破奚契丹功尤加

寵異禄山求帶平章事下中書擬議國忠進言曰禄山誠立軍功然眼不識字制命若行臣恐四夷輕國𤣥宗乃止加左僕射而已及禄山還鎮命中官高力士餞于滻坡既還帝曰禄山慰意否力士曰觀其深心鬱鬱必伺知宰相之命不行故也帝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所告帝怒盡逐張垍兄弟出均為建安太守垍為盧溪郡司馬埱為宜春郡司馬歲中名還再遷為太常卿禄山之亂𤣥宗幸蜀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御

史大夫魏方進等從朝臣多不至次咸陽帝謂髙力士曰昨日蒼黄離京朝官不知所詣今日誰當至者力士曰張垍兄弟世受國恩又連戚屬必當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為禄山所覊必不此來帝曰事未可料是日琯至帝大悦因問均垍琯曰臣離京時亦過其舍比約同行均報云已于城南取馬觀其趣向來意不切既而均弟兄果受禄山偽命垍與陳希烈為賊宰相垍死于賊中

陳希烈者宋州人也精玄學書無不覽開元中玄宗留意經義自褚无量元行沖卒後得希烈與鳳翔人馮朝隱常于禁中講老易累遷至秘書少監代張九齡專判集賢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經希烈之手李林甫知上睠待深異又以和裕易制乃引為宰相同知政事相得甚歡而林甫居位日久雖陰謀姦畫足以自固亦希烈佐佑唱和之力也累遷兼兵部尚書左相封潁川郡開國公寵遇侔于林甫及林甫死楊國忠用事素忌嫉之

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守太子太師希烈失恩心頗怏怏祿山之亂與張垍達奚珣同掌賊之機衡六等定罪希烈當斬肅宗以上皇素遇賜死于家

史臣曰劉徐公負不羈之材逢抵巇之運遂能奮命決策扶力中興朝為徒步之人夕據公侯之位苟非輕死重利不恥不義之富安及此哉郭代公張燕公解逢掖而登將壇驅貔虎之師斷獯戎之臂暨居衡軸克致隆平可謂武緯文經惟申與甫而已惜乎均垍務速失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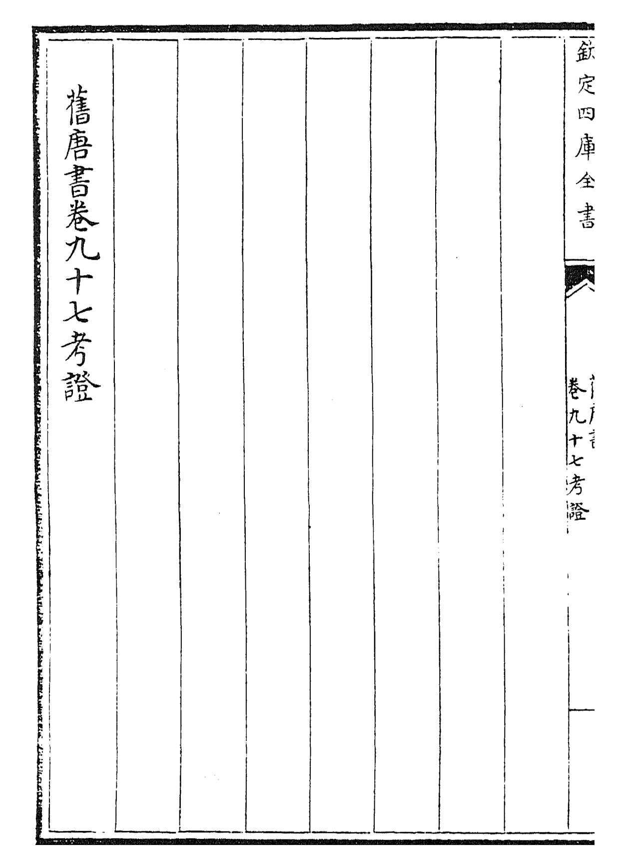
賊庭自武德已來稱賢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遭無賴子弟汙圮先業非獨燕國之不幸也希烈柔而多智長于名理竟死于名所謂離婁不見其眉睫與夫平叔太初同膏肓耳

贊曰莫徵去紂閎散扶昌謀不近義旋踵而亡幽求不令道濟允臧偉哉鄅侯勲德煌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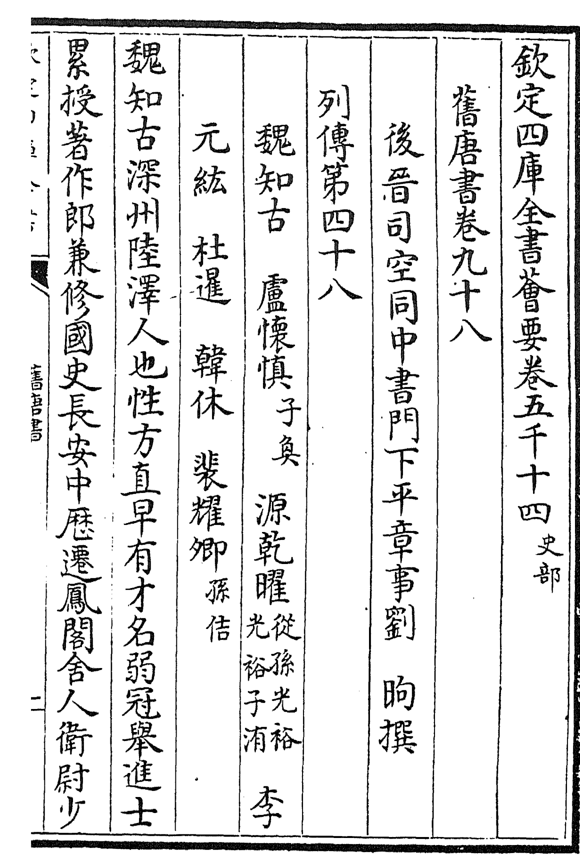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九十七

舊唐書卷九十七考證

張説子垍傳及希烈罷相舉韋見素代相垍深觖望○沈炳震曰按天寶十三載三月垍貶盧溪郡司馬八月韋見素入相則見素入相時垍已就貶非因此而觖望也



舊唐書卷九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十四　史部

舊唐書卷九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四十八

魏知古　盧懷慎子奐　源乾曜從孫光裕 光裕子洧　李

元紘　杜暹　韓休　裴耀卿孫佶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也性方直早有才名弱冠舉進士

累授著作郎兼修國史長安中歷遷鳳閣舍人衛尉少

卿時睿宗居藩兼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擢拜吏部侍郎仍並依舊兼修國史尋進位銀青光禄大夫明年丁母憂去職服闋授晉州刺史睿宗即位以故吏召拜黄門侍郎兼修國史景雲二年遷右散騎常侍睿宗女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觀雖屬季夏盛暑尚營作不止知古上疏諫曰臣聞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則功築罕人勤于財則貢賦少人勤于食則百事廢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

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禮曰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興土功以妨農又曰季夏行冬令則風寒不時語曰修己以安百姓此皆興化立理之教為政養人之本今陛下為公主造觀將樹功德以祈福祐但兩觀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迫逼令其轉移扶老攜幼投竄無所發剔椽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心摇摇衆口籍籍陛下為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動則左史書之言則

右史書之是以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如是則君之所舉可不慎歟徵臣備位諫諍兼秉史筆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臣愚必以為不可伏願俯順人欲仰稽天意降德音下明策速罷功役收之桑榆疏奏不納頃之又進諫曰臣聞人以君為天君以人為本人安則政理本固則邦寧自陛下翦除兇逆君臨寶位蒼生顒顒以為朝有新政今風教頽替日甚一日府庫空虛人力凋弊造作不息官員日增今諸司試及員外檢校等官僅至二千

餘人大府之布帛以殫太倉之米粟難給又金仙玉真等觀造作咸非急務臣先奏請停竟仍未止今歲前水後旱五穀不熟若至來春必甚饑饉陛下為人父母欲何方以賑恤療饑拯溺須及其時又突厥為患其來自久本無禮儀馬有誠信今雖遣使來請結婚豺狼之心首鼠何定弱則卑順强則驕逆屬草衰月滿弓勁馬肥乘中國飢虛在和親際會儻或窺犯亭鄣國家何以防之臣所論者事甚急切伏願特垂詳察睿宗嘉其切直

尋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玄宗在春宮又令兼左庶子未幾遷户部尚書餘如故明年擢拜侍中先天元年冬從上畋獵于渭川因獻詩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翾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雀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為史虞箴遂孔彰手制褒之曰夫詩者志之所以寫其

心懷實可諷諭君主是故揚雄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自風雅率由茲道予頃向溫泉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式展三驅之禮躬親校獵聊以從禽豈意卿有箴規輔予不逮自非款誠夙著其孰能繼于此耶今賜卿物五十段用申勸奬二年累封梁國公竇懷貞等將謀逆也知古獨密奏其事及懷貞誅賜實封二百户物五百段仍以前賞猶薄又手勅曰魏知古去年十月已前屢申啟沃每竭忠誠姦臣有謀預奏

其兆事君之節良有可嘉可更賜實封一百户其年冬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事深以為稱職手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選官人之委情寄尤切遂能端本革弊忘私徇公正色而行厝心不撓鏡已澈則妍媸必鑒衡已舉則輕重罔違朕遠聞之益用嘉歎今賜卿衣裳一副以示所懷開元元年官名改易改為黄門監二年還京上屢有顧問恩意甚厚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毁乃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三年卒時年六十九御

史大夫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産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贈幽州都督謚曰忠知古初為黄門侍郎表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前右内率府騎曹參軍柳澤及知吏部尚書事又擢用客縣尉宋遥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咸累居清要時論以為有知人之鑒文集七卷

盧懷慎滑州靈昌人其先家于范陽為山東著姓祖悊為靈昌令因徙焉懷慎少清謹舉進士歴監察御史吏

部員外郎景龍中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以陳時政得失今畧載其三篇其一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産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産教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終有遺愛流芳史策子産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況其

常材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耻亦何暇為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户口所以流散倉庫所以空虚百姓凋獘日更滋甚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遥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禄但養資望陛下雖勤勞之懐宵衣旰食然僥倖路啟上

下相蒙共為苟且而已寧盡至公乎此國之病也昔賈
誼所謂蹠盭之病乃小小者耳此獘久而不革臣恐為
膏肓雖和緩不能療豈蹠盭而已哉漢宣帝綜覈名實
興理致化黄霸良二千石也就増秩賜金以旌其能而
不遷于潁川前代之美政也又古之為吏者長子孫倉
氏庚氏即其後也書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
臣望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
四考已上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

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其政績無聞及犯貪暴者免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于道矣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于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哉其二曰臣聞尚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之義也又云官不必備惟其才又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為官擇人之義也臣竊見京諸司員外官所在委積多者數餘十倍近古以來未之有也官不必備此則

有餘人代天工多不釐務廣有除拜無所裨益俸禄之費歲巨億萬空竭府藏而已豈致理之基哉方今倉庫空虚百姓凋獘河渭漕輓西給京師公私損耗不可勝紀況邊隅未静兵革尤興節用愛人正在今日増官廣費豈曰其時儻水旱成災租稅減入水衡無貫朽之蓄京庾闕流衍之儲或疆埸外守兵車逺出或收藏無歲賑救在辰此軍國之急務也陛下将何以濟之乎書云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又云不見是圖此皆慎

微之深旨也臣竊見員外官中或簪裾雅望或臺閣舊人或明習憲章或諳閑政要皆一時之良幹也多不司案牘空尸禄俸滯其才而不申其用尊其位而不盡其力周稱多士漢曰得人豈其然歟必有異于此矣臣望請諸司員外官有才能𦋐識衆共聞知堪為州牧縣宰及上佐者並請遷擢使宣力四方申其智効有老病及不堪理務者咸從廢省使賢不肖較然殊貫此濟時之切務也安可謂行之艱哉其三曰臣聞天吏逸德烈于

猛火貪人敗類取興大風則知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為政之蠹莫先于茲臣竊見內外官人有不率憲章公犯贓汚侵牟萬姓剝割蒸人鞫按非虛刑憲已及者或俄復舊資雖負殘削之名還遷膺牧宰之任或江淮嶺磧微示懲貶而徇財黷貨罕能悛革委以共理俟河之清臣聞明主之于萬姓也必暢以平分而無偏施若犯罪之吏作牧遐方便是屈法惠姦恤近遺遠矣凡左降之人鮮能省過必懷自棄長惡滋深則小州遠郡蠻陬夷落

何負於聖化獨受其獘政乎昔孟嘗廉明方臨合浦隱之清絜乃莅番禺郅都之鎮靜朔方耿恭之輯寧疎勒地則遐僻必擇賢良務以寧濟為懷豈以遐荒見隔況邊徼之地夷夏雜處負險恃遠易擾難安彌藉循良以寄綏撫若委失其任官非其才淩虐黎庶侵剥蕃部小則坐致流亡大則起為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材而況于滑吏乎其内外官人有犯贓賄推勘得實者臣望請削迹簪裾十數年間不許齒録書云旌别淑慝黜陟

幽明即其義也若不循此道去邪有疑善政能官甄奨
或未之偏擔贓負賄僥倖或即蒙升則賞罰無章沮勸
安寄浮競之風轉扇廉耻之行漸隤其源不塞為蠧斯
甚疏奏不納累遷黄門侍郎賜爵漁陽伯先天二年與
侍中魏知古于東都分掌選事尋徵還同中書門下三
品開元三年遷黄門監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
懷慎自以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
食宰相四年兼吏部尚書其秋以疾篤累表乞骸骨許

之旬日而卒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成懐慎臨終遺表曰臣素無才識叨沐恩榮待罪樞密頻積年序報國之心空知自竭推賢之志終未克申孤負明恩夙夜惶懼臣染疾已久形神欲離鳧鴈之飛未為之少而犬馬之志終祈上聞其鳴也哀乞求聖察宋璟立性公直執心貞固文學足以經務識畧期于佐時動惟直道行不苟合聞諸朝野之説實為社稷之臣李傑勤若絶倫貞介獨立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幹時之材衆議推許李朝隱

操履堅貞才識通贍守文奉法頗懷鐵石之心事上竭
誠實盡人臣之節盧從愿清貞謹慎理識周密始終若
一朝野共知簡要之才不可多得並明時重器聖代良
臣比經任使微有愆失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所累者輕
所貶者遠日月雖近譴責傷深望垂矜録漸加進用臣
竊聞黄帝所以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任風力也帝堯所
以光宅天下者任稷禹也且朝廷者天下之本賢良者
風化之源得人則庶績其凝失士則彛倫攸斁臣每見

陛下憂勞庶政勤求理道慎舉羣司必期稱職使鵷鷺成列草澤無遺故得歲稔時和政平訟理此陛下用賢之明効也臣非木石早識天心瞑目不遥厚恩未報黙殯之義敢不庶幾城郢之言思布愚懇上深嘉納之懷慎清儉不營産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禄俸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貧匱之及車駕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直道終始不虧不加寵贈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壹伯段米粟貳伯碩

明年上還京師因狡獵於城南經懐慎别業見家人方設祥齋憫其貧匱賜絹百匹仍遣中書侍郎蘇頲為製碑文上自書焉子奐早修整歴任皆以清白聞開元中為中書舍人御史中丞陝州刺史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師次陝城頓審其能政于廳事題賛而去曰専城之重分陜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沖亦既利物在乎匪躬斯為國寳不隆家風尋除兵部侍郎天寶初為晉陵太守時南海郡利兼水陸瓌寳山積劉巨鱗彭杲相替為太

守五府節度皆坐贓鉅萬而死乃特授奐為南海太守
遐方之地貪吏斂迹人用安之以為自開元已來四十
年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謂宋璟裴伷先李朝隱及奐
中使市舶亦不干法加銀青光禄大夫經三年入為尚
書右丞卒弟奕亦傳清白歷御史中丞而死王事見忠
義傳奕子杞德宗朝位至宰輔别有傳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隋比部侍郎師民之孫也父直心高
宗時為司刑太常伯坐事配流嶺南而卒乾曜舉進士

景雲中累遷諫議大夫時久廢公卿百官三九射禮乾曜上疏曰夫聖王之教天下也必制禮以正人情人情正則孝于家忠于國此道不替所以理也所以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竊以古之擇士先觀射禮以明和容之義非取一時之樂夫射者别正邪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臣竊見數年已來射禮便廢或緣所司惜費遂令大射有虧臣愚以為所費者財所全者禮故孔子云爾愛其羊我愛

其禮今乾坤再闢日月貞明臣望大射之儀春秋不廢
聖人之教今古常行則天下幸甚乾曜尋出為梁州都
督開元初邠王府寮吏有犯法者上令左右求堪為王
府長史者太常卿姜皎薦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
語乾曜神氣清爽對答皆有倫序上甚悅之乃拜少府
少監兼邠王府長史尋遷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無幾
轉尚書左丞四年冬擢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
事旬日與姚元之俱罷知政事時行幸東都以乾曜為

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寛簡不嚴而理甞有仗內白鷹因縱遂失所在上令京兆切捕之俄于野外獲之其鷹掛于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寘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請失旨之罪上一切不問之衆咸伏乾曜臨事不慴而能引過在己也在京兆三年政令如一八年春復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加銀青光禄大夫遷侍中久之上疏曰臣竊見

形要之家併求京職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
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
之道上從之于是改其子河南府參軍弼為絳州司功
太祝絜為鄭尉因下制曰源弼等父在樞近深惟謙挹
恐代官之咸列慮時才之未序率先庶寮崇是讓德既
請外其職復降資以授傳不云乎晉范宣子讓其下皆
讓晉國之人于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云遠因令文武
百寮父子兄弟三人併任京司者任自通容依資次處

分由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餘人俄又有上書者以為國之執政同其休戚若不稍加崇寵何以責其盡心十年十一月勅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戸自乾曜及張嘉貞始也乾曜後扈從東封拜尚書左丞相仍兼侍中乾曜在政事十年時張嘉貞張説相次為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争權每事皆推讓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乾曜遂無所參議但唯諾署名而已初乾曜因姜皎所薦遂擢用及皎得罪為張嘉貞所擠乾曜竟不救

之議者以此譏馬十七年夏停兼侍中事其秋遷太子
少師以祖名師固辭乃拜太子少傅封安陽郡公十九
年駕幸東都乾曜以年老辭疾不堪扈從因留京養疾
是年冬卒詔贈幽州大都督上于洛城南門舉哀輟朝
二日乾曜從孫光裕亦有令譽歷職清謹撫諸弟以友
義聞初為中書舍人與楊滔劉令植等同删定開元新
格歷刑部户部二侍郎尚書左丞累遷鄭州刺史稱為
良吏尋卒光裕子湑亦早有美稱閨門雍睦士友推之

歷踐清要天寶中為給事中鄭州刺史襄州刺史本道
採訪使及安禄山反旣犯東京乃以湑為江陵郡大都
督府長史本道採訪防禦使攝御史中丞以兵部郎中
徐浩為襄州刺史本州防禦守捉使以禦之湑至鎮卒
李元紘其先滑州人世居京兆之萬年本姓丙氏曽祖
粲隋大業中屯衛大將軍屬關中賊起煬帝令粲往京
城以西二十四郡逐捕盜賊粲撫循士衆甚得其心及
義旗入關粲率其衆歸附拜宗正卿封應國公賜姓李

氏高祖與之有舊特蒙恩禮遷為左監門大將軍以年
老特令乘馬于宮中檢校年八十餘卒謚曰明祖寬高
宗時為太常卿别封隴西郡公父道廣則天時為汴州
刺史時屬突厥及契丹寇陷河北兼發河南諸州兵募
百姓騷擾道廣寬猛折衷稱為善政存心慰撫汴州獨
不逃散尋入為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累封金城
縣侯卒贈秦州都督謚曰成元紘少謹厚初為涇州司
兵累遷雍州司户時太平公主與僧寺争碾磑公主方

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斷還僧寺竇懷貞為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揺動竟執正不撓懷貞不能奪之俄轉好畤令遷潤州司馬所歴咸有聲績開元初三遷萬年縣令賦役平允不嚴而理俄擢為京兆尹尋有詔令元紘疏決三輔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立磑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又歴工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十三年户部侍郎楊瑒白

知慎坐支度失所皆出為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擇堪為戸部者多有薦元紘者將授以戸部尚書時執政以其資淺未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戸部侍郎元紘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悅因賜衣一副絹二百匹明年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頃之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清水男元紘性清儉既知政事稍抑奔競之路務進者頗憚之時初廢京師職田議者請于關輔置屯以實倉廩元紘建議曰軍國不

同中外異制若人間無役地棄不墾發閒人以耕棄地省餽運以實軍糧于是乎有屯田其為益多矣今百官所退職田散在諸縣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墾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須公私相換徵發丁夫徵役則業廢于家免庸則賦闕于國內地置屯古所未有得不補失或恐未可其議遂止先是左庶子吳兢舊任史官撰唐書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書未成以丁憂罷職至是上疏請終其功有詔特令就集賢院修成其

書及張說致仕又令在家修史元紘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前賢所難事匪容易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遂令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也望勅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有憑舊章不墜矣從之乃詔說及吳兢並就史館修撰元紘在政事累年不改第宅僕馬弊劣未曾改飾所得封物皆散之親族右丞相宋璟嘗嘉歎之每謂人曰李侍

郎引宋遥之美才黜劉晃之貪冒貴為國相家無儲積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也後與杜暹多所異同情遂不叶至有相執奏者上不悅由是罷知政事出為曹州刺史以疾去官久之拜户部尚書仍聽致仕二十一年疾瘳起為太子詹事旬日而卒贈太子少傅謚曰文忠

杜暹濮州濮陽人也父承志則天初為監察御史時懐州刺史李文暕以皇枝近屬為讎人所告承志推出之俄而文暕得罪承志坐貶授方義令累轉天官員外郎

既羅織事起承志恐懼遂稱疾去官而歸卒于家自暹高祖至暹五代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以孝聞初舉明經補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以贈之暹惟受一百餘悉還之時州寮别者見而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俄授鄭尉復以清節見知華州司馬楊孚公直士也深賞重之尋而孚遷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司結罪孚謂人曰若此尉得罪則公清之士何以勸矣特薦之于執政由是擢拜大理評事開元四年遷

監察御史仍往磧西覆屯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鎮守使劉遐慶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時暹已迴至涼州承詔復往磧西因入突厥騎施以究虔瓘等犯狀蕃人賫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絶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驚度磧追之不及而止暹累遷給事中丁繼母憂去職十二年安西都護張孝嵩遷為太原尹或薦暹往使安西蕃人伏其清

愼深思慕之乃奪情擢拜黄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暹單騎赴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隂結突厥及諸蕃國圖為叛亂暹密知其謀發兵捕而斬之并誅其黨與五十餘人更立君長于闐遂安暹以功特加光禄大夫暹在安西四年綏撫将士不憚勤苦甚得夷夏之心十四年詔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遣中使往迎之及謁見又賜絹二百匹馬一匹宅一區後與李元紘不叶罷知政事出為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歷魏州刺史太原尹

二十年上幸北都拜暹為户部尚書便令扈從入京行幸東都詔暹為京留守暹因抽當番衛士繕修三宮增峻城隍躬自巡檢未嘗休懈上聞而嘉之賜勑書曰卿素以清直兼之勤幹自委居守每事多能政肅官寮恵及黎庶城隍宮室隨事修營且有成功不疲人力甚善甚善慰朕懐也俄代李林甫為禮部尚書累封魏縣侯二十八年病卒年六十餘詔贈尚書右丞相暹在家孝友愛撫異母弟昰甚厚然素無學術每當朝談議渉于

淺近常以公清勤儉為己任時亦矯情為之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上甚悼惜之遣中使就家視其喪事内出絹三百匹以賜之尚書省及故吏賻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皆拒而不受太常謚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升都官員外郎韋廉以遅有忠孝之美所謚不盡其行建議駁之太常博士裴總執曰杜尚書往以墨線受職事雖云奉國不得為孝請依舊為定孝友又詣闕陳訴上聞而更令所司詳定竟謚曰貞

孝

韓休京兆長安人伯父大敏則天初為鳳閣舍人時梁州都督李行褒為部人誣告云有逆謀則天令大敏就州推究或謂大敏曰行褒諸李近屬太后意欲除之忽若失旨禍將不細不可不為身謀也大敏曰豈有求身之安而陷人非罪竟奏雪之則天俄又命御史重覆遂構成其罪大敏坐推反失情與知反不告同罪賜死于家父大智官至洛州司功休早有詞學初應制舉累授

桃林丞又舉賢良玄宗時在春宫親問國政休對策與
校書郎趙冬曦並為乙第擢授左補闕尋判主爵員外
郎歷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兼知制誥出為虢州刺史
時虢州以地在兩京之間駕在京及東都並為近州常
被支税草以納閑廐休奏請均配餘州中書令張説駮
之曰若獨免虢州即當移向他郡牧守欲為私恵國體
固不可依又下符不許之休復將執奏寮吏曰更奏必
忤執政之意休曰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為政

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歲餘以母艱去職固陳誠乞終禮制許之服闋除工部侍郎仍知制誥遷尚書右丞開元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卒上令蕭嵩舉朝賢以代光庭者嵩盛稱休志行遂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務進趨及拜甚允當時之望俄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嶺外休進曰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姦尚不能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依恃

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縱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初不許之休固爭曰美玉微細猶不容伯獻臣猾豈得不問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即不敢奉詔流美玉上以其切直從之初蕭嵩以休柔和易制故薦引之休既知政事多折正嵩遂與休不叶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其年夏加銀青光祿大夫十二月轉工部尚書罷知政事二十四年遷太子少師封宜陽子二十七年病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

諡曰文忠寳應元年重贈太子太師子洽洪泫滉皆有學尚風韻高雅洽天寳初為殿中侍御史卒洪為司庫員外郎洽弟渾除大理司直御史大夫王鉷犯法籍没其家洽兄浩為萬年主簿捕其資財有所容隱為京兆尹鮮于仲通所發配流循州洪泫並坐貶職後遇赦量移洪為華州長史屬安禄山反西京失守洪陷于賊賊授官將見委任洪與浩及泫滉渾同奔山谷以投行在至谷口洪浩渾及洪子四人並為賊所擒併命于通衢

洪重交友籍甚于時見者掩涕肅宗聞其重臣子能以忠而死贈太常卿浩贈吏部郎中渾贈太常少卿汯上元中為諫議大夫滉洄別有傳

裴耀卿贈戶部尚書守真子也少聰敏數歲解屬文童子舉弱冠拜秘書正字俄補相王府典籤時睿宗在藩甚重之令與掾丘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府中以備顧問府中稱為學直及睿宗升極拜國子主簿開元初累遷長安令長安舊有配戶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

一切令出儲蓄之家預給其直遂無姦僦之弊公私甚以為便在職二年寬猛得中及去官縣人甚思詠之十三年為濟州刺史其年車駕東巡州當大路道里綿長而户口寡弱耀卿躬自條理科配得所時大駕所歷凡十餘州耀卿稱為知頓之最又歷宣冀二州刺史皆有善政入為户部侍郎二十年禮部尚書信安王禕受詔討契丹詔以耀卿為副俄又令耀卿賫絹二十萬疋分賜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給之耀卿謂人曰夷虜貪殘見

利忘義今賫持財帛深入冦境不可不為備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付並畢時突厥及室韋果勒兵邀險謀刼襲之比至而耀卿已還其冬遷京兆尹明年秋霖雨害稼京城穀貴上將幸東都獨召耀卿問救人之術耀卿對曰臣聞前代聖王亦時有憂害更施恵澤活國濟人由是蒼生仰德史册書美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政小有飢之降情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上玄降鑒當更延福祚是因有小災而增輝聖德

也令既大駕東廵百司扈從太倉及三輔先所積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更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國用漸廣漕運數倍于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祇

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不往若能更廣陝運支粟入京倉廩常有三二年糧即無憂水旱今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望沿流相次置倉上深然其言尋拜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語在食貨志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錢三十萬貫或說耀卿請進所省脚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卿盈縮之利耳不可以之求寵也乃奏充所司和市和糴等錢明年遷侍中二十四年拜尚書左丞相罷知政事累封趙城侯時夷州刺史楊濬犯贓處死詔令杖六十配流古州耀卿上疏諫曰伏以聖恩天覆仁育庶類凡死罪之屬不欲尸諸市朝全其性命流竄而已所以政致刑措獄無冤

人曠古以來未有斯美臣愚以為全生免死誠為至化有恥且格為訓將來苟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為刺史縣令與諸吏稍别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為本部長官即合終身致敬決杖者五刑之末只施于扶扑徒隷之間官蔭稍高即免鞭撻令決杖贖死誠則已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法至于死天下共之刑至于辱或有所恥況本州刺史百姓所崇一朝對其人吏背脊加杖屈挫拘執人或哀憐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恐非敬

官長勸風俗之意又雜犯死罪無杖刑奏報三覆然後
行決令非時不覆決杖便發儻獄或未盡又暑熱不耐
因杖或死即是促期處分不得順時將欲生之却夭其
命又恐非聖明寬宥之意前後頻在州縣或緣犯決人
每大暑盛夏之時決杖多死秋冬已後至有全者伏望
凡刺史縣令于本部決杖及夏暑生長之時所定杖刑
並乞傳減即副陛下好生之德于死者皆有再生之恩
俄而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立功還詔加河西隴右兩

節度使仍令經畧吐蕃嘉運既承恩寵日夕酣宴不時
赴軍耀卿密上疏曰伏見蓋嘉運立功破賊更委兩軍
以勇果之才承戰勝之勢吐蕃小醜不足殲夷然臣近
日與其同班觀其舉措精勁勇烈誠則有餘言氣矜誇
恐難成事莫敖敗于蒲騷之役舉趾稍高春秋書之為
懲誡恐其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入秋防邊日月稍逼
接對人吏須識其宜今將撫邊軍未言發日若臨事始
去人吏未識雖決在一時恐將非制勝萬全之道況兵

未訓練不知禮法人未懷恵士未同心求其忘性命于
一時憚嚴刑于少頃縱威逼而進因而立功恐非師中
以律久長之義又萬人性命決在將軍不得已而行之
鑿凶門而即路令酣宴朝夕優渥有餘亦恐非愛人憂
國之意不可不察若不可迴換即望速遣進途仍乞聖
恩勗以嚴命疏奏上乃促嘉運赴軍竟以無功而還天
寶元年改為尚書右僕射尋轉左僕射一歲薨年六十
三贈太子太傅謚曰文獻子綜吏部郎中綜子佶佶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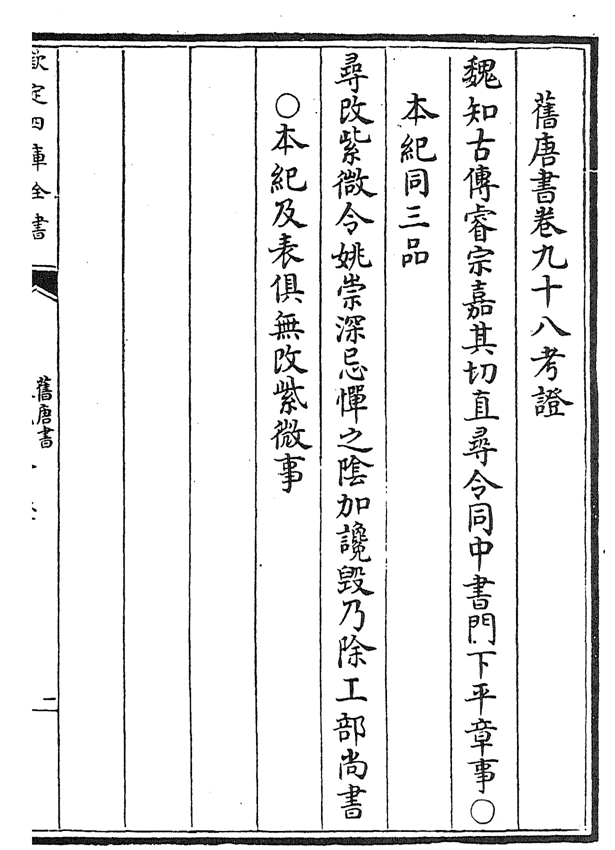
弘正幼能屬文弱冠舉進士補校書郎判入高等授藍
田尉時有詔命畿内諸縣城奉天時嚴郢為京兆政尚
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風霆本曹尉韋重
規其室方娠而疾畏郢之暴不敢以事故免佶因請代
役無惌程當時義之徳宗南狩佶詣行在拜拾遺轉補
闕李懷光以河中叛朝廷欲以含垢為意佶抗議請討
上深罷之前席慰勉三遷吏部員外歷駕部兵部郎中
遷諫議大夫會黔中觀察使韋士文慘酷馭下為獠人

所逐俾佶代之酋渠自化其後為瘴毒所侵堅請入覲拜同州刺史徵入為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時兵部尚書李巽兼鹽鐵使將以使局置于本行經構已半會佶拜命堅執以為不可遂令徹之巽恃恩而强時重佶之有守就拜吏部侍郎以疾除國子祭酒尋遷工部尚書致仕元和八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佶清勁温敏凡所定文時稱為第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歿後餘慶行朋友之服搢紳美之

史臣曰魏知古盧懷慎源乾曜李元紘杜暹韓休裴耀卿悉蘊器能咸居宰輔或心存啟沃或志在薦賢或出愛子為外官或止屯田于關輔或不受蕃人之賂或堅劾伯獻之姦或廣漕渠以充國用此皆立事立功有足嘉尚者也盧李杜三君子又以清白垂美簡書公孫弘之流也乾曜職當機密無所是非持祿保身焉用彼相

贊曰盧魏乾曜弼違進賢裴韓李杜遠財劾姦汗簡書事清風肅然萬歲之後其名不刊

舊唐書卷九十八



舊唐書卷九十八考證

魏知古傳睿宗嘉其切直尋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本紀同三品

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乃除工部尚書○本紀及表俱無改紫微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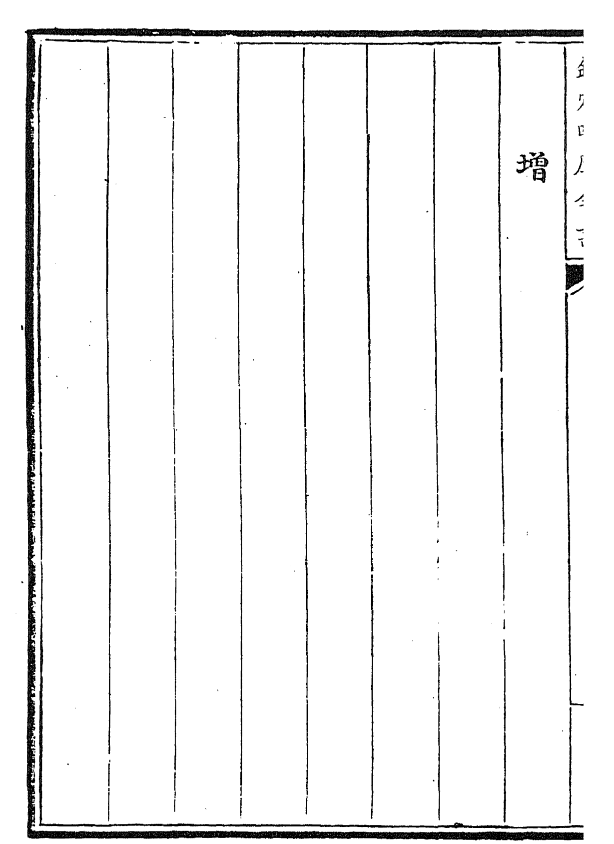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九十八考證

謹案卷九十七第七頁前七行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刊本猜訛情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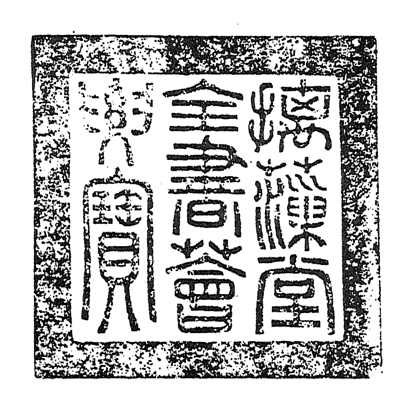
第十二頁前三行四行募兵兼徵吐蕃刊本募兵訛丘募今改

第十四頁後七行堨流漲海刊本堨訛碣據新書改

卷九十八第十二頁前七行隋比部侍郎師民之孫也刊本脫民字據新書源乾曜傳及世系表



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　攸

謄録貢生臣潘沛然